

第三回 小女郎生騙別家鄉 老殺才冥責填溝壑

卻說這小梅見何成這般光景，忍氣吞聲，苦楚萬狀。何成見小梅哭泣，自己覺得漸愧，因思：不如把與人家做了養媳，離了眼睛，到也清靜。又想：富戶人家是不要養媳的，若把與窮人小家，又無些指望，不若賣與大戶人家做了婢妾，倒還有些道路。主意已定，就託人打聽。適逢其會，有一個浙江王孝廉進京會試，中了進士回來，打從山東經過，因家中有，留心要買一個伶俐丫鬟服侍。這沂水縣知縣是他舉人同年至交，因便道來拜，就留在賓館中住下。

因主人有了買丫頭的口風，他跟隨的家人都已知道。這王進士意中以為山東地方雖有賣的丫頭，但恐沒有清秀人物，欲往蘇、揚州去買，以此不十分在意。這日往縣中赴席回館，天已傍晚。他老人家稟說：“有個姓何的，他有個侄孫女，因不能度日，情願將他出賣，說道人物生得甚好。”王進士道：“明日且叫他來，我看一看再說。”家人答應，就與何成說知。這何成於路就想了一個詭計，到家哄騙小梅，說道：“過兩日就是清明節了，你該收拾收拾，到你父親墳上燒張紙，也是你一點孝心。明日又是觀音庵婦女們勝會，我與你順便同去隨喜隨喜，那裏都有素齋款待的，你早些起來梳洗。”小梅道：“爹爹墳上理應去燒紙，觀音會上我是不去的。”何成道：“你不知這觀音庵菩薩最靈，又且好個去處！燒香的婦女們不知有多少，那一個不去祈禱？真真有求必應！你也去祈禱祈禱，自身消災延壽也好。”小梅祇是不應，一宿無話。當晚，何成已想到：這妮子一去，必然相中，拼著出脫一乘轎錢，抬了他去，省得叫他走路作難。算計定了，

次日一早就去叫了一乘小轎到來，逼著小梅梳洗，又叫他穿件青布衣服，罩了舊孝衫。祇說先到墳上燒紙，騙得小梅上轎時。這轎夫已是何成與他說明白的，一直竟抬到賓館前歇下。何成便去與那老人家說知，進去通報。正值王進士在廳前閑步，見說是領丫頭來相看的，就吩咐：“著他進來。”家人傳出，這何成就叫小梅出轎。小梅看時，並不是甚麼觀音庵，倒像個大戶人家的宅第，又見何成與那管家模樣的人在那裏鬼頭賊腦的說話，心中早已知道不好，便對何成道：“這是甚麼去處？叫我到來作甚麼？”何成此際諱難再瞞，祇得實說道：“這是王老爺的客館。他家有個小姐，要你去個陪伴的人，一生喫著不盡，省得在家忍飢受餓。不是我忍心相棄，實是過活不來，恐怕苦壞了你，故此尋這個好去處安頓你，是我一片好心。”一面說著，一面就拉他進去。這小梅到此，竟氣得面色蠟黃，牙縫裏半個字也迸不出來。

到得廳前，王進士一見，心中甚喜，遂吩咐家人：“問他要多少身份？”何成就對他老人家道：“我也是名器人家，祇因窮苦難度超驗指超出經驗界限或整個世界之外。不同的哲學派別，不得已將他出賣。祇要老爺另眼抬舉，就是他的造化，小老也得放心。煩你老人家在老爺面前幫襯幫襯。若得五十兩銀子，也就夠我的結果了。”老人家替他回了這話，王進士笑道：“這十來歲的女子那裏就值這許多銀子？念他是個窮苦之人，給他二十兩銀子，多了不要。”這何成又再三訴苦求添，方應許了三十兩銀子。原來何成已預先約下官媒，寫就了身契，當時祇填了銀數，押了花押，人價兩相交割。此時小梅知是騙他出來賣身，已經成交，又惱又苦，放聲大哭，昏暈在地。那何成已是得了銀子，開發媒人、轎夫，一直去了。

王進士見小梅哭倒在地，即叫老人家王樸慢慢扶他起來。王樸道：“你如今落了好處，不要啼哭了。我家老爺、夫人、小姐做人都是最好的。你到府中決不難為你，包管受用不盡，省得跟著他忍飢受餓的過日子。”王進士也見他不像個小家模樣，因問道：“你家中還有何人？祖父在日，作何生理？”小梅見問，帶哭說道：“我的祖父也是作官的，父親是個秀才。”遂將家事一一訴說了一遍。王進士道：“據你說來，也是個舊家子女，我自然另眼看待你。你那叔祖既是個無行之人，跟著他終無好處。幸喜賣在我家，倘把你賣到個不尷尬的去處，又當如何？你從此放心，再不要啼哭了。”小梅聽了這番言語，又看見王進士面貌是個仁厚的人，纔住了哭聲。王進士又吩咐老人家與他做些衣服添換。不日，辭了沂水縣令，就安頓小梅坐在行李車上，起身回家。原來這王進士諱翼，表字雲翔，祖貫浙江湖州府德清縣人。家在碧浪湖村居住，離府不遠，是個極清幽的去處。夫人華氏原是江南舊家，因父親任湖郡別駕時，與王家對下這門親事。夫妻同庚，四十祇生一女小字月娥，年方十四，生得姿容秀媚聰慧過人，夫妻甚是鍾愛。家中雖非巨富，卻也豐實有餘。此番中了進士回來，卻是富貴兩全的了。這且按下。

卻說何成得了這宗身價，回到家中，覺得孤悽冷落，不免再到賭場中熱鬧熱鬧，誰知賭運不好，又輸去了幾兩，心中懊恨。這日還家已是一更時分，開鎖進門，到得裏邊，上床就睡。轉側間，見一青衣人手持鐵索喝道：“娘娘叫拿你去回話！”不由分說，鎖住項頸牽了就走。腳不點地，來到一個去處。但見松杉交翠，水繞山環，當中一條石子嵌成的道路。過了一座白石小橋，望見一所巍峨甲第高聳雲表。到得門首，祇見一個長髯使者喝叫：“帶住！”即轉身進去通報。不一時，祇聽得裏面有人傳呼著：“將何成帶進！”這何成心驚膽顫，不知是何所在，被幾個青衣人揪到丹墀下跪著，偷眼望見殿上掛著一顆斗大明珠，光耀如晝。有十數個侍女，宮妝打扮，簇擁著當中一位金冠霞帔的女仙，不知是何仙聖。祇聽得那女仙喝道：“你這廝一生貪花愛賭，作孽多端，鬼蜮居心，全無人氣！你那兄嫂、侄兒待你的情意不薄，你怎麼趁你侄子一死，骨肉未寒，就逼侄婦改嫁？將他所遺產業資財花費罄盡，又將他伶仃孤女騙賣與人為婢。似你這等人面獸心，說來令人髮指！我已深知，不必更問！”喝令青衣人：“將這廝捆翻，先打一百背花！”下面一聲答應，將何成衣服剝去，綁縛手腳。兩個青衣人各執一條虎筋鞭，從背上對打將下來，痛徹心骨。何成已知這女仙就是小梅的母親，無可強辯，祇是喊叫：“娘娘饒了狗命。”直打至三十鞭，上面喝叫：“放起！”女仙道：“鞭背不足以蔽辜，可與我將這??又落油鍋裏去！”須臾，見階下油鼎沸騰，四個青衣人各執著託天叉，將他又起，往油鍋裏一丟。這何成大叫一聲，忽然驚覺。

正是三更時分，便覺渾身發燒，脊背上紅腫起來，疼痛異常，叫號之聲不絕。及至天明，原來背脊上生出一個大背疽來，又無人看覷。左鄰有個莫老者聽得叫號，過意不去，走來看視，見他合臥在床，背上赤腫如盤，料是背疽，因說道：“你怎麼就生出這個大毒來？須請個醫生來看治纔好。”何成自知性命難保，亦不回答，將手在頭邊摸出那包賭剩的身價來，尚有二十來兩，遞與這莫老，祇說得一聲：“求你替我買口棺材埋葬了，便感恩不盡！”莫老人接了銀包，明曉得是賣小梅的身價，估量買棺盛殮以及埋葬尚還有餘，不若請個醫生來與他看治看治。倘苦醫得好時，也是一樁好事，便道：“你且放心，我先去與你請個醫生來治一治。倘有不測，這棺衾殯葬的事，都是我與你料理便了。”何成點了點頭。這莫老人果然去請了個外科先生，跟著個背藥箱的到來，一看便道：“這是個背疽，須先用圍藥把四周圍住使毒氣不致散漫，內用攻託之藥調治，但急切不能見效。”莫老道：“就煩先生一治，該多藥費民醫等

上。”這先生應允，便開了藥箱，取出圍藥道：“須用雞子清調和，敷在四周。”又撮了一服煎藥交與莫老如法煎服：“我明日再來看視。”說畢作辭而去，莫老先送了他二百文開箱錢。遂與他如法調治，先將圍藥敷好，又煎藥與他喫了，這何成祇是哀呼狂喊不止。到晚來與他帶上門，回家去叫了個小??過來，在外面打個地鋪，與他看門。

誰知這何成已是命斷祿絕，號叫到半夜裏，已嗚呼哀哉了。那小廝睡到天亮起來，不聽聲響，走進裏邊一看，卻見直挺挺死在床上，慌忙跑回去通知了莫老人。幸虧這莫老人是個忠厚長者，知他親族無人，因會同街坊鄰右，一力與他買棺盛殮，抬在義塚地上埋了；還謝了醫生五錢銀子。所餘下多，又與他做了個羹飯，買些紙鏹燒了，就請同事鄰右喫了一鍾方散。此事若遇了個沒良心的人，就將銀子藏下，弄條草席捲去埋了也是有的。這就是戀賭念嫖不成材的結果。此話敘過不提。

如今且說這岑公子自那日奉了母親，水陸行程，將及半月有餘。這日到了沂水縣地方，就問到尚義村來。正是：

那堪狹路逢讎敵，難得他鄉遇故知。

不知岑夫人母子到來作何著落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文章原非一途，要在各极其妙，此回前半於瑣碎中敘得潔淨可愛，後半陡接一夢，如陰雨數日，忽見晴天；如行黑暗，忽然開朗，筆墨淋漓，無奇不備，一結愈見其妙，予本一多情人，今讀此結句，真欲淚下，因綴一絕云：莫問何家事，休題尚義村。寒風吹老樹，夜雨泣孤魂。

[返回 >> 雪月梅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